

黃帝內經·靈樞

邪客第七十一

原文

黃帝問於伯高曰：夫邪氣之客人也，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，何氣使然？伯高曰：五谷入於胃也，其糟粕津液宗氣，分為三隧。故宗氣積於胸中，出於喉嚨，以貫心脈，而行呼吸焉。營氣者，泌其津液，注之於脈，化以為血，以榮四末，內注五臟六腑，以應刻數焉。節氣者，出其悍氣之慄疾，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，而不休者也。晝日行於陽，夜行於陰，常從足少陰之分間，行五臟六腑，今厥氣客於五臟六腑，則衛氣獨衛其外，行於陽，不得入於陰。行於陽則陽氣盛，陽氣盛則陽橋陷，不得入於陰，陰虛，故目不瞑。

黃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伯高曰：補其不足，瀉其有餘，調其虛實，以通其道，而去其邪。飲以半夏湯一劑，陰陽已通，其臥立至。黃帝曰：善。此所謂決瀆壅塞，經絡大通，陰陽和得者也。願聞其方。伯高曰：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，揚之萬遍，取其清五升，煮之，炊以葦薪火，沸置秫米一升，治半夏五合，徐炊，令竭為一升半，去其滓，飲汁一小杯，日三稍益，以知為度，故其病新發者，復杯則臥，

汗出則已矣。久者，三飲而已也。

黃帝問於伯高曰：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天圓地方，人頭圓足方以應之。天有日月，人有兩目；地有九州，人有九竅；天有風雨，人有喜怒；天有雷電，人有聲音；天有四時，人有四肢；天有五音，人有五臟；天有六律，人有六腑；天有冬夏，人有寒熱；天有十日，人有手十指；辰有十二，人有足十指，莖垂以應之，女子不足二節，以抱人形；天有陰陽，人有夫妻；歲有三百六十五日，人有三百六十五節；地有高山，人有肩膝；地有深谷，人有腋脰；地有十二經水，人有十二經脈；地有泉脈，人有衛氣；地有草蓂，人有毫毛；天有晝夜，人有臥起；天有列星，人有牙齒；地有小山，人有小節；地有山石，人有高骨；地有林木，人有募筋；地有聚邑，人有腠肉；歲有十二月，人有十二節；地有四時不生草，人有無子。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。

黃帝問於岐伯曰：余願聞持針之數，內針之理，縱舍之意，扞皮開腠理，奈何？脈之屈折，出入之處，焉至而出，焉至而止，焉至而徐，焉至而疾，焉至而入，六腑之輸於身者，余願盡聞其方。岐伯曰：帝之所問，針道畢矣。

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手太陰之脈，出於大指之

端，內屈，循白肉際，至本節之後太淵，留以澹，外屈，上於本節下，內屈，與陰諸絡會於魚際，數脈並注，其氣滑利，伏行壅骨之下，外屈，出於寸口而行，上至於肘內廉，入於大筋之下，內屈，上行臑陰，入腋下，內屈，走肺。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。心主之脈，出於中指之端，內屈，循中指內廉以上，留於掌中，伏行兩骨之間，外屈，出兩筋之間，上至肘內廉，入於小筋之下，留兩骨之會，上入於胸中，內絡於心脈。

黃帝曰：手太陰之脈，獨無俞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少陰，心脈也。心者，五臟六腑之大主也，精神之所舍也，其臟堅固，邪弗能容也。容之則心傷，心傷則神去，神去則死矣。故諸邪之在於心者，皆在於心之包絡。包絡者，心主之脈也，故獨無俞焉。

黃帝曰：少陰獨無俞者，不病乎？岐伯曰：其外經病而藏不病，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。其餘脈出入屈折，其行之徐疾，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。故本俞者，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，是謂因沖而瀉，因衰而補，如是者，邪氣得去，真氣堅固，是謂因天之序。

黃帝曰：持針縱舍奈何？岐伯曰：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

本末，皮膚之寒熱，脈之盛衰滑澀。其脈滑而盛者，病日進；虛而細者，久以持；大以澀者，為痛痺。陰陽如一者，病難治。其本末尚熱者，病尚在；其熱以衰者，其病亦去矣。持其尺，察其肉之堅脆，大小滑澀，寒溫燥濕。因視目之五色，以知五臟，而決死生。視其血脈，察其色，以知其寒熱痛痺。

黃帝曰：持針縱舍，餘未得其意也。岐伯曰：持針之道，欲端以正，安以靜。先知虛實而行疾徐。左手執骨，右手循之。無與肉果。瀉欲端以正，補必閉膚。輔針導氣，邪得淫洩，真氣得居。

黃帝曰：扞皮開腠理奈何？岐伯曰：因其分肉，左別其膚，微內而徐端之，適神不散，邪氣得去。

黃帝問於岐伯曰：人有八虛，各何以候？岐伯答曰：以候五臟。黃帝曰：候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肺心有邪，其氣留於兩肘；肝有邪，其氣流於兩腋；脾有邪，其氣留於兩髀；腎有邪，其氣留於兩膕。凡此八虛者，皆機關之室，真氣之所過，血絡之所遊。邪氣惡血，固不得住留。住留則傷筋絡骨節；機關不得屈伸，故痼攣也。